

毛遠明 校注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

綏寧書局

毛遠明校注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

第一冊

綫裝書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 毛远明编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 5

ISBN 978-7-80106-947-4

I. 汉… II. 毛… III. 碑刻—汇编—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K87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6586 号

ISBN 978-7-80106-947-4



9 787801 069474 >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繁体版)

编 著: 毛远明

责任编辑: 崔建伟 郑金刚

选题策划: 刘聪建

校 稿: 宋建勋 刘 波 艾 涵 刘 青 罗 蓓 刘英曼 欧阳慧

数据处理: 李 昕 黄 滨 汤晓婷 尹 欢 田赛男 向 梅

装 帧: 刘聪建 刘 青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8

印 张: 545

字 数: 1180 千字 1500 幅图版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 套

书 号: 978-7-80106-947-4

定 价: 6800.00 元 (全 11 册)

出版緣起

學術的研究和發展，依賴于基礎性材料的全面掌握和細緻整理，而出土文獻的學術價值，對傳世文獻的考證和校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甲骨、青銅器、簡牘的連續出土，極大地推進了先秦史各方面的研究。作為史學範疇的中古史研究領域，從秦漢到隋唐前後兩個中央統一政權之間的漢魏六朝，是學術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

從史學和文獻學的角度全面整理、校注漢魏六朝的碑刻文獻，是一項極為重要而又難度很大、需要很多時間和耐心的基礎性工作，其成果對於漢魏六朝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社會、文化、語言、文字、地理、書法、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研究，有著傳世文獻不能替代的意義。

在編輯出版西安碑林全集（全二〇〇冊）、隋代墓誌銘彙考（全六冊）、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銘編（全三冊）等碑刻項目的過程中，我注意到關於漢魏六朝的碑刻文獻分散于近百種出版物中，沒有進行系統和全面的整理，檢索、查找、使用都頗為不便。在一次中國文字學的學術討論會中，西南大學漢語言研究所的喻遂生先生介紹說毛遠明先生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整理工作。于是在與毛先生四年愉快合作後的今天，有了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全十一冊，含總目提要）的出版。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在很多方面都有著較大的學術價值：

從文字角度而言，可以比較漢到隋唐文字之演變，以及俗字、異體字、別字之使用；

從音韻角度而言，可以研究六朝銘文的用韻到隋切韻的形成；

從文學角度而言，可以分析中古語言用詞的特點和規律；

從書法角度而言，可以比較隸書到正楷的變遷；

從文獻角度而言，可以校正傳世文獻的謬訛和失誤；

……

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編校排版過程中，我們採用圖像與釋文並列的方式；同時為最大程度保留石刻的原始面貌，提供文本的原始

信息，便於碑別字和俗體字等字形的研究，依照原圖版字形，各種造字近三萬個，雖然這樣極大地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

在將來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還想結合傳世文獻、出土材料，針對漢魏六朝時期的人名和地名做系統的整理和索引編制工作。

因時間和條件的限制，我們在編校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中，仍存在頗多不足和缺點，敬請國內外學人諒解和指正。

『筆路藍縷，以啟山林。』期望能有更多的像漢魏六朝碑刻校注這樣基礎性材料整理工作的出版，裨益學界。

劉聰建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七日于長沙

自序

一

中國的文獻極其豐富，也異常複雜。這些文獻是承載華夏民族思想文化、保存華夏民族（文化）遺產的無窮寶庫。按照文獻的來源和保存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漢語言文獻分爲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大類，這當然是一個大致的、比較籠統的分類，但還是能夠粗略顯示這兩種不同文獻的基本輪廓、性質、特徵、形態和研究價值。

出土文獻的時代明確、確定，它的產生時間和它可能選擇的物質承載形式基本吻合，而且與華夏民族的歷史發展、文明進程大致相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物質文明所提供的承載工具不同，精神文明所提供的承載內容不同，出土文獻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顯示出不同的特點。

中國最早的文獻恐怕要數陶文，如果承認早期土陶上的刻畫符號是文字的話。只是這些刻畫符號太少，不成片段，不成系統，而且至今也還沒有破譯這些刻畫符號示現的意義，因此人們在談文獻的時候，一般棄而不論。

目前我們所見最早的、成系統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文獻載體形式就是出土文獻中的甲骨文，這種文獻的產生大約已有四千年的歷史，而它的重新面世則只有一百年多一點。與甲骨文大致同時，或者稍晚一些產生的是金文文獻。據歷史傳說，夏代已經有鐘鼎彝器，不過，我們還沒有發現這方面的實物證據。這種傳說的可信性究竟有多大，實在很難說，退後一步，即使夏代真正出現了金器，而是否有銘文，也難於證明。目前所見最早的金器銘文是商代的實物，此後代代有之。以簡牘絹帛作爲書寫材料也應該是很早的事情，尤其是竹簡木牘，材料易得，更應該是在紙張發明以前最常用的書寫材料。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他所讀的簡策應該已經是很高級的了。不過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簡牘實物，仍然只是戰國時代的東西。簡帛易朽壞，難保存，戰國簡能夠保存到今天，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以石質爲書寫材料，刻寫的所有文獻，通稱碑刻文獻。此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出土文獻，那就是敦煌卷子，主要是唐人的佛典寫卷，當然也有一部分世俗文獻，在塵封千年之後，於清代末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重新與世人見面。

出土文獻原來被統稱爲金石，那是因爲早期出土的文獻材料主要是鑄刻在金器和石頭上的銘文，研究金石的學問被稱爲金石學。這門學問大約從宋代開始勃興，一直延續到現代，從未間斷，學者多所嗜好。有清一代，在強調實證，注重考據的時代風氣影響下，金石學被推上顯學的地位，備受學界青睞，著名的學者，大都曾駐腳這個領域，產生了一批著名的金石學家。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地下材料不斷大量發現，出土的資料日益豐富，考古學的巨大發展，研究理論的深入闡揚，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學科研究領域不斷拓

展，學科分支日趨細密，原來的金石學已經遠遠不能包容出土文獻的全部，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帶來學科研究革命性的飛躍，促使新興學科的分離，於是在出土文獻領域中，甲骨學、簡牘學、碑版學、敦煌學相繼建立起來。

二

碑版學，又稱石刻學，簡稱碑學。就碑刻文獻本體研究而論，其主要任務是研究、考訂碑刻源流、制作時代、形體制式、碑拓真偽以及文字書體，並伴之以歷史攷證等方面的內容。如果從碑刻文獻內容的發掘和材料的利用角度攷察，從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彼此支撐的高度來思考問題，其研究的領域應該更加寬廣。不過無論是哪方面的研究，材料的搜集整理是第一步，而且是十分關鍵的一步。那麼碑刻文獻搜集整理的歷史和現狀如何呢？其著錄和整理主要有哪樣式呢？

從現有資料來看，最早著錄我國碑刻文獻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錄下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巡遊天下時，命丞相李斯所刻的琅邪刻石、嶧山刻石等，這些刻石是十分珍貴的文獻史料，可是由於年代久遠，有的已經完全毀沒，不見蹤跡；有的雖然還保存遺物，但是長期風雨剝蝕，早已殘缺模糊，只能見到一鱗半爪。還是司馬遷攷察山川，搜訪歷史資料，撰寫史記時把它們著錄了下來，才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至今。當然，司馬遷本意並不是要著錄碑刻，而只是作為一種歷史資料，從一個方面記載秦王朝經歷的大小歷史事件而已，與文獻的著錄，仍然不是一回事。因此，這種保存也只是就其銘刻內容而言的，至於秦刻石形制面貌、行款、文字書體如何，並不曾涉及；而且司馬遷所記載的內容，也不能完全保證在流傳過程中沒有被人篡改，也不能保證在傳鈔、翻刻過程中沒有無意識地衍、脫、錯訛而失其本真。正是這個原因，秦刻石除了部分殘存文字而外，已經無法知其原貌。

東漢熹平年間，蔡邕在洛陽刻成石經，全國各地的太學生紛紛前往抄寫，用以校訂自己原有的讀本，這應該是過錄整本碑刻文獻的開始。不過，由於儒家經典有傳世抄本，這種過錄本只是同一書的不同版本而已，而且後世也沒有過錄本傳世，具體情況不明。

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隨水系記錄山川名勝，介紹了他所見到的各地所立漢代石刻一百餘通。敘述了立碑之地，碑刻形制，碑石留存情況，並摘錄了一些碑刻銘文的字句，可惜沒有過錄全文。這些碑刻大多已經亡佚，僅能憑水經注略知一二，詳細情況則埋沒無聞。水經注所錄碑刻，已具有文獻著錄的影子，但仍然不是真正意義的文獻著錄。其記錄碑銘的目的也只是為了廣見識，博異文，攷地理，證古迹，省風俗而已。

從歷史經驗方面攷察，當某種文獻材料發展到一定規模，自然會有人出來進行輯集、整理。據史傳記載，重視並搜集、整理、研究碑刻文獻，大致是從南北朝開始的。四庫提要目錄類二集古錄提要提及『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其說不可靠。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九已辨其非），梁元帝金樓子卷五『著書篇』載有碑集十帙，一百卷，碑集應該就是碑英，只是書名、卷次略有出入。

碑集應是我國第一部碑刻文獻資料，只可惜此書早已失傳，其內容、體例、規模如何，已全然不知。續高僧傳卷三十載，隋僧法韻『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他所領的碑誌是否就是梁元帝所集的碑集呢？文獻不足，也無可考。

隋書經籍志著錄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經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等三十四卷，三字石經尚書、春秋等十七卷，只是到底是拓本，還是影寫本，甚至還是過錄本，語焉不詳，具體情況也不得而知。

現存最早著錄碑刻的專書是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此後代有新作，而且形式各異，體例紛呈，價值也各不相同。

三

根據各書的不同體例，可以將歷代著錄整理碑刻文獻的著作分爲以下幾類：

（一）跋尾式著錄

宋代金石之學大盛，形成私家藏器之風。受時代學術風尚的驅使與推動，著錄前代碑刻蔚然成風。大量搜集碑刻文獻並編輯成集的是大學者歐陽修，他有集古錄十卷，洪适隸釋序稱『歐陽氏七十五卷』，大抵是分卷不同。該書搜集先秦至五代的部分金石銘文，而重點在碑刻。這是我國現存著錄碑刻文獻的第一部專著，也是私家著錄碑刻的第一部著作。其體例是先著錄碑目，然後對碑刻的來源、流傳情況以及與碑刻相關的問題進行簡要的歷史攷證和文字釋讀，開著錄、研究碑刻文獻之先河，其眼界甚高，其功勞亦巨。

歐陽修所創體例，於金石之學影響甚大，後世多所遵從。曾鞏曾作金石錄五百餘卷，卷帙可謂浩繁，這當是對金石文獻的一次大搜集，可惜該書並未傳於世，是否刊行過，也不得而知，難以窺其規模，僅存書序及部分跋尾，收在南豐類稿中。

北宋末年，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卷，仿歐陽修集古錄體例，廣收上古至五代的金石銘刻二千種，編排成帙。分目錄十卷，以時代爲次，每題下注明年月、撰書人名。跋尾二十卷，爲史料辨證，計五〇二篇。

宋代以後，金石家研究碑刻，大都採用跋尾的形式，既著錄碑刻，又隨意雜論，攷證史實，釋讀文字，敘述碑刻產生、流傳情況，說明碑石形制尺寸，評價碑刻書法，從不同方面發表自己的研究心得。著名者如明趙崡石墨鐫華六卷，附錄二卷；郭宗昌金石史二卷；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六卷；葉奕苞金石錄補二十七卷，附續跋七卷；武億授堂金石跋四卷，二跋四卷，三跋三卷，又有授堂金石續跋十四卷；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附目錄八卷；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八卷，續記一卷，再續一卷，三續二卷；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四卷；丁紹基求是齋碑跋四卷；朱士瑞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六卷；鄭業敷獨笑齋金石文攷一集八卷；黃淑瞰中州金石攷八卷；民國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不分卷，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一卷，還有面城精舍雜文乙編、松翁近稿、松翁未焚稿、丙寅稿、丁戊稿、遼居稿、遼居乙稿等。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著錄了歷代主要的碑刻題跋著作。

另有一些碑刻文字攷釋的著作，雖不名跋尾，其內容仍屬於跋尾一路。如清王念孫漢隸拾遺、俞樾讀漢碑。

題跋式碑刻文獻著作的優點是保存了部分碑目，研究形式自由靈活；缺點是未保存碑刻原文，材料無從繼續利用，且雜而無章，漫無條例。

（二）楷書彙錄碑文

釋讀碑文並楷書彙錄，將石質文獻轉變成紙質文獻，保存了銘文內容，有利於碑刻文獻的傳播與利用，其積極意義應該肯定。如明陶宗儀古刻叢鈔一卷，彙錄碑刻七一種，所收碑刻今大多已不傳，賴此書得以保存。後續者如明朱珪名蹟錄六卷，附錄一卷；清葉昌熾邠州石室錄三卷；馮雲鵬馮雲鵠同輯金石索十二卷，其中金索六卷，石索六卷。羅振玉分地域按專題編輯了一批碑刻著作，彙錄原文，釋讀準確率也很高，如鄴下塚墓遺文三卷，附補遺一卷；續編三卷，附續補一卷；三編一卷；四編六卷，附四補一卷；西陲石刻錄一卷，西陲石刻後錄不分卷；海外貞珣錄一卷；京畿塚墓遺文上、中、下三卷；楚州金石錄一卷，附存目一卷；吳中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襄陽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中州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兩浙佚金佚石集存一卷；廣陵塚墓遺文一卷；山右塚墓遺文卷上、卷下，附補遺一卷；東都塚墓遺文不分卷；山左塚墓遺文一卷，附補遺一卷。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專門收錄墓誌，通行楷書錄文。

此體收集之功多，研究之力少，提供的只是原始材料，更主要的是碑刻文字的原始面貌，因楷書彙錄而完全消泯，不利於文字學、漢字史的研究，而且文字轉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有釋讀方面的錯誤、闕脫，文獻的真實性、準確性無疑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楷書錄文並加跋尾

跋尾能見其碑目，而不能見其全貌，雖然也有碑文句段摘引，而且有許多精到的歷史攷證和點評，但從文獻本身而論，總顯得一鱗半爪，支離破碎。只彙錄碑文，而沒有對碑文作任何研究，對碑刻文獻的利用也有缺陷。既彙錄碑文，又對碑刻進行研究和攷證，其體例要完善得多，也有用得更多。此體創自宋洪适隸釋二十七卷，前十八卷收錄漢碑，第十九卷收錄曹魏碑，共計收錄漢魏碑碣一八九種，其餘各卷是附錄。其體例是對每種碑碣先釋讀文字，並用楷書彙錄；原石有闕泐，則隨文小字雙行注明『闕』；然後進行考辨，包括碑刻所涉歷史事實的引證，碑碣原物的具體說明，漢隸文字的精要攷證，其性質類似於歐、趙跋尾，而又有所拓展。編完隸釋，又續纂成隸續二十一卷，除彙錄原文外，還摹畫漢魏碑石式樣圖案，是後世碑圖的直接源頭。洪适吸收了歐陽修著錄並跋尾研究碑刻的優點，彌補其不錄原文的缺陷，廣泛搜集漢魏碑刻，為碑刻文獻新創一體，是現存對碑刻文獻資料全面保存，並進行初步整理的第一部專著。此後仿者甚多。如明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清顧炎武求古錄一卷；葉封嵩陽石刻集記二

卷，附紀遺一卷；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汪鋈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十八卷。最著名的是清王昶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目錄二卷，金石札記四卷，元金石偶存一卷。今人羅新、葉煒合著的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雖名為疏證，實亦錄文加跋尾之體。

（四）著錄碑目

著錄碑目開始於宋代，延至今日，根據編排目的的不同，有通代目錄、斷代目錄、區域目錄、專題目錄、館藏目錄的區別。

今傳著錄碑目最早的著作是歐陽棐集古錄目十卷，是我國最早的碑刻通代目錄。收碑上自三代，下迄北宋。之後南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四卷，清吳式芬金石匯目分編二十卷，是按地域著錄歷代碑刻；清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是著名的館藏目錄；陳忠凱、王其禕等編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碑刻總目提要是以圖表的形式編制的藏石目錄。收錄碑目最多的是清孫星衍、邢澍合著寰宇訪碑錄十二卷，收錄上起三代下迄元朝一千四五百年間的碑刻材料七八五三件，後來又不斷有人補錄和續補。將這一體系的石刻目錄彙總起來，收錄的石刻總共在一萬五千件以上。

只著目錄，沒有錄文，也沒有攷證，其用處是能讓人了解碑刻概貌，為人們索碑提供門徑，便於按目訪碑。只是文字過簡，別無他用。

（五）楷書彙錄原文，並加注釋

此體以高文漢碑集釋為代表。該書楷書彙錄漢碑六〇通，廣採前代各家之說，對碑文中的引經、用典、史實、疑難詞語、文字攷訂等詳加注釋，資料甚豐，是碑刻文獻整理較好的一種。

以上各體的共通缺陷是不見拓本圖錄，原碑形制、行款、書體、文字面貌不明，雖然有的著作採用文字說明，但並不直觀，而且易誤。更主要的是，無原文者，缺陷很大，即使彙錄原文，卻因語言文字水平、學風、條件等因素，釋讀正確率差別很大，有的錯誤十分嚴重，卻又無法複覈，利用碑刻文獻從事其他研究時，難以讓人放心使用。

（六）摹錄碑文

將金石器物上的銘文、花紋圖案轉移到紙上，其最初辦法是摹。摹錄金石銘文，最初稱「搨」，摹的過程稱「響搨」，宋趙希鵬洞天清錄集古今石刻辨說：「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卻字畫，填濃墨，謂之響搨。」他說出了響搨的全過程，即先用薄紙或薄絹覆蓋在真迹上，再就明亮的窗戶間，向光照明，用細筆循其邊緣，勾出外部輪廓，然後用墨將輪廓內的空白處填滿，搨摹就完成了。也有照原文形貌，將銘文直接臨寫下來，無須鈎摹。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著錄古文篆隸碑，便是臨寫原文。

摹搨技術至少在南北朝時期已經產生。南朝梁中書侍郎虞和作論書表，稱「由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縐起」。摹

本著名者如北涼承平三年所刻沮渠安周造像記，清末於新疆吐魯番東明火州故域出土，後爲德國人所得，原石現藏德國柏林博物館。光緒三十一年端方摹得一紙歸國，甚寶重之。東漢桐柏淮源廟碑久佚，今存者是元至正四年三月吳炳摹寫重刻。

如果鈎出空心字後，不必填廓，則爲雙鈎摹錄。清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十六卷，楊守敬望堂金石初集二集不分卷，都是有名的雙鈎摹錄本。

摹錄的優點是字跡清晰，原刻殘泐、模糊之處，在摹寫過程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修復和彌補，易於辨識。但是其中容易參雜摹錄者個人對原碑、原拓的認識和理解，摹錄者的水平以及治學風格都會對摹錄的真實性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水平不高，或者治學不嚴謹，都可能使字體、字式失真，甚至發生文字的誤改。

（七）拓片及圖錄

用紙墨從金石器物銘刻上把文字或圖案打印下來，這種工藝稱『拓』。用拓的方法獲得的文本稱『拓本』，又稱『石本』。在古代，拓本與摹本、抄本、印本書籍並行於世。其中最真實可信的就是拓本。

捶拓技術產生於何時？要回答這個問題，可先調查材料。漢蒼頡廟碑在松仁題字之後，有萬年朱吉打碑記，萬年爲唐縣名，打碑記應是唐代作。唐元和八年那羅延經幢後所記『弟子那羅延建尊勝碑，打本散施』，建幢與打本爲同一個人，打本是爲了廣泛流傳。唐重刊八關齋記，後有『曹州□□縣主簿□師□傳打石本』。敦煌石室出土的唐太宗溫泉銘，後有永徽題字。由此可以確定，至少在初唐已經有了捶拓技術。

隨著拓本的出現，便開始有了裝裱。碑拓有整裝者，如逐層橫列之碑，不便裁割，便採用整紙裝裱，不分條，不割字，接縫處也不鑲邊。貴重的古碑，也往往整拓裝裱，既不損字，又能耐久，還不破壞碑刻原有面貌、形制尺寸，其法值得歡迎。只是拓片幅面寬大，不便查看，須掛於壁間或展於長案方可觀覽。如果拓本面積較大，或石面不規整，或文字泐蝕嚴重，不便裝裱，於是將拓片加以剪割，經過整理，然後裝裱，這種拓本稱『剪裱本』，或稱『剪割本』。剪裱本有無法彌補的缺陷。首先是破壞了原物的基本面貌、形制、尺寸、行款等，拓片可能獲得的附加信息失落；其次，剪裱本在剪割的過程中，有的文字被丟棄，行次被打亂，甚至銘文順序顛倒，失去銘刻原貌；其二，剪裁下來的拓片，要用漿糊粘貼，漿糊年久，失去黏性，使文字脫落散佚，還容易蟲蛀霉變，不易長久保存。因此，剪裱本於書法有益，於文史攷證、語言文字研究卻有礙，使用時應該特別小心。

將拓片縮小，制成圖錄，既能保持碑刻文獻原貌，又便於閱讀翻檢，制作成本也不高，這種著錄碑刻的方式值得提倡。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趙力光編鴛鴦七誌齋藏石以及戚叔玉、許寶馴、王壯弘選輯北

魏墓誌百種都收錄了豐富的漢魏六朝碑刻圖錄。

拓本有精粗之分，有先後之別。於是同一通碑，便產生出許多拓本來，當以初拓、精拓、整拓者為寶貴。整理碑刻文獻，如果能用多種拓本進行校勘，這樣整理出來的文本就更好。僅有圖錄，沒有釋讀，提供的只是原始材料，盡管真實，卻不便利利用。

（八）拓片圖錄與釋文並存

既公佈拓片圖錄，又公佈釋文，不僅便於利用，而且可以複覈，其體例值得歡迎。有的將圖錄與釋文分別集中編排，如中國文物研究所分省陸續出版的新中國出土墓誌、朱亮主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這樣做排版方便，但覈對材料卻不方便。有的將拓片圖錄與釋文並列編排，使用、複覈都很方便，如王綿厚、王海萍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及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

四

在我國出土文獻寶庫中，碑刻產生的歷史十分悠久，數量特別龐大，內容極其豐富，體式最為紛繁，反映社會生活面非常廣闊，其材料的豐富性和文獻的真實性，使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在史學、經學、文學、經濟學、宗教學、民族學、民俗學、書法學、美術學、語言文字學以及天文、地理、測繪、水利、建築、醫藥等科學技術領域，都具有十分廣闊的、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間。

漢魏六朝是碑刻勃興、發展的重要時期，各種類別、各種用途的碑刻樣式已基本完備，碑刻的各種形制體式已基本固定。歷代學者曾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有效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產生出一批研究成果，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中華文化財富。只是過去的整理與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比如缺乏系統性、條理性和科學性。具體表現在材料比較零散，文本釋讀不夠準確，解釋比較隨意，研究不夠深入，體例不盡完備，因此，嚴重制約了對該時期碑刻文獻的研究和有效利用，顯得十分可惜。

我們這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算是在廣泛採納前人研究的成功經驗，吸收其豐富成果的基礎上，對該時期碑刻文獻進行的一次比較全面的搜集、整理與研究。比較突出的工作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搜集的材料比較豐富。資料搜集是一項頗費時間的基礎工作。我們查閱了大量有關收集碑刻資料的專著，翻檢了文物、考古、考古學報、考古與文物、文博、中國書法、書法叢刊等期刊，走訪了重要的石刻文物保護單位、圖書館、博物館，盡我們能力所及，全面搜集了二〇〇七年以前所有已公佈的或已出土而沒有公佈的漢魏六朝碑刻，包括碑碣、石闕、摩崖、畫像題記、地券、墓誌、鎮墓文、造像記、刻經記、佛經節縮刻石等共一千四百餘通。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該時期碑刻的大體面貌。

其二，體例比較完整。動筆之前，我們曾全面調查歷代著錄、整理碑刻文獻的著作，認真分析了各種成果在體例上的得失利弊，揚其長而避其短，確定了本書的體例。每通碑都有圖版、釋文、標點、資料來源，既便於查閱，又便於複覈。每通碑都簡要介紹碑石刻立、出土

的時間、地點，交待碑刻流傳、存佚、翻刻、摹錄、椎拓等相關情況，說明碑刻的石質、形制、尺寸、書體、書法風格，提示與該碑刻相關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等，為利用碑刻作別項研究時提供更多的相關信息。每通碑都有比較詳細的校勘和扼要的注釋，為閱讀和使用這批材料提供了方便。編輯也比較合理，各部分的內容井然有序。

其三，釋文比較認真。碑版釋讀的困難原因很多，而主要有兩個：一是由於石質材料的缺陷，碑面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泐蝕殘損，文字模糊殘缺，不少字在疑似恍惚之間，甚難斷定；二是隸書發展到楷書的過程中，文字形體變化比較大，加上書手求新求奇，任意增減筆畫，改變構件，結果碑銘文字往往異體紛呈，俗訛滿目。本書所收碑刻，有的前人從未釋讀，我們嚴格按照圖版，認真釋讀，首次公佈釋文；有的碑文前人曾經釋讀，但仍不敢照錄，而是對照碑版重新複覈，力求釋文準確，少出錯誤。

其四，校注比較細緻。為了保證碑刻文獻文本的可靠性，在校勘方面花費了我們很大的精力。各種專著、期刊上已有的碑刻釋文，其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比較精確，有的則錯誤很多，事實上沒有哪一種成果能夠保證其釋文完全正確。有鑒於此，我們充分利用碑刻原物、拓本，並盡可能找到同一碑刻的多種拓本與已有的部分碑刻錄文、題跋、石刻文字彙編等資料，進行彼此互校，補充闕漏，訂正訛誤，糾正了歷代有關碑刻文字釋讀方面的衍、脫、錯、訛和顛倒篡亂、標點斷句失當等方面的闕失達數千條，在校注中一一予以訂正。還對碑銘中的生難疑似之字、假借字、同形字、生難詞語、重要引語、典故、史事、異文、碑刻原文誤刻、剪裱錯亂等問題進行了必要的注釋和攷辨。經過處理之後的碑刻文獻材料，大大提高了文獻自身的價值。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我們啓動這項工作。經過十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下，本書終於要與讀者見面了。整理之初，我們確立的目標是本著對歷史負責、對社會負責的科學精神，爭取為學界提供一部資料齊備可靠，體例嚴整科學，便於釋讀、檢索和利用的斷代碑刻文獻總匯。雖然我們已經努力，但插架寡陋，學殖魯鈍，書中問題肯定不少，遺脫者有之，疏略者有之，錯訛者亦有之，不敢逃責。庶望方家教之，同志助之，讀者正之為幸。

是為序。

毛遠明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凡 例

□本書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立項支助古籍整理重點項目成果。收錄了已公佈及部分已出土尚未公佈的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材料一千四百餘通。新出材料下限至二〇〇七年。著錄原則是有原石，或雖無原石而有拓片、照片的碑碣、墓誌、石闕、摩崖、造像記等，極個別重要的摹本酌情收錄。現無拓片、照片者，原石過殘無法辨認者，銘刻文字太少者，一般未予收錄。

□所有石刻一律按朝代先後排列，南北朝則先南朝後北朝，同一朝代，再以刻石年、月、日先後爲序，墓誌以葬期爲序，無葬期者，以卒期爲序。所有石刻無具體年月者，除可以確實考證出具體時間者外，一律放在同朝代相應的石刻之後。

□所收石刻均以嚴式楷書錄文，異體字、古體字、隸古定字、假借字、俗訛字等均盡量照錄。原刻中的衍字、脫字、訛字、倒文、重文符號等均保持原貌，未予改正，只是在注中說明。

□原文一律使用現代標點，並根據內容適當分段。原石每行末字下增加斜綫『』，以區別行款，原石中的空格、空行未予保留，以省篇幅。

□原石殘損泐蝕，實在無法確認的字，用『□』號標示；不能確知所泐字數者，加圓括弧『（ ）』，注明闕泐；隱約疑似字，或他書錄文可參之字，加方括弧『〔 〕』，以備參攷。

□石刻標題用歷代通行標題，以便查檢。墓誌、造像記只書姓名，題爲『某某墓誌』、『某某造像記』，不冠仕歷，以求簡明。已婚婦女則稱『某某妻某某墓誌』、『某某妻某某造像記』等。同姓名者，以官銜或籍貫加以區別。

□石刻錄文與拓片、照片圖版放在一處，同時刊出，並於正文之末括號注明主要資料來源，以便比勘、複覈。

□每一石刻都在題目下簡要說明石刻出現的時間、地點、流傳情況；石刻的形制、尺寸、書體；與該石刻相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等，意在爲進一步研究提供信息。

□利用石刻原物或拓片、照片，與已有的部分錄文、題跋、石刻文字彙編等資料詳細校勘，補充闕漏，辨正失誤，但不作過多攷證，以求簡明。

□從文字、詞彙、典故、史事等方面進行必要的注釋。注文盡量做到詳略適中，不枝不蔓。爲了便於閱讀，個別字詞解釋偶有重出。

□石經、高昌磚誌已有專書行世，爲避免重複，不予收錄。

主要參攷文獻

圖版

- 趙萬里漢魏六朝塚墓遺文圖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印本，一九三六年
-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簡稱墓誌集釋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簡稱北圖拓本匯編
- 張鈺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簡稱千唐誌齋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簡稱墓誌輯繩
- 中國文物研究所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 朱亮主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簡稱墓誌選編
- 吳剛主編、趙力光編鴛鴦七誌齋藏石，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 李獻奇、郭引強洛陽新獲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王綿厚、王海萍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日本中教出版株式會社合作出版，二〇〇〇年。簡稱遼博藏碑
- 賁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簡稱北周文物
- 高文、高成剛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張江濤華山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 李惠、曹發展咸陽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 湖南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代銘刻文物，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二〇〇一年
- 西安博物館編西安碑林書法藝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 戚叔玉、許寶馴、王壯弘選輯北魏墓誌百種，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 張燕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選，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潘成義主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貴州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重慶市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四川重慶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李昆聲主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雲南省博物館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四川省涼山州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四川涼山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桂林博物館、桂林石刻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廣西桂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泰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泰安市文物局、泰安市旅遊局編泰山石刻大觀，北京：綫裝書局，二〇〇二年

沃興華碑版書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陝西省文物局編陝西碑石精華，西安：三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另有文物、攷古、攷古與文物、攷古學報、文博、書法、中國書法、書法叢刊、故宮博物院院刊等刊物公佈的拓片資料

摹本和錄文

王昶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簡稱萃編

方履錢金石萃編補正，清光緒二十年石印本。簡稱萃編補正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蘇齋叢書，上海博古齋影印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陸燿遹金石續編，清同治十三年雙白燕堂刻本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簡稱八瓊室

錄文

洪适隸釋 隸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

都穆金薤琳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顧炎武求古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畢沅山左金石志，清嘉慶二年小琅嬛館刻本

朱楓雍州金石記，清乾隆二十年精刻本

畢沅關中金石記，清乾隆四十六年經訓堂初刻本

武億偃師金石遺文記，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武億安陽縣金石錄（包括補遺），清嘉慶四年刻本

沈濤常山貞石志，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黃本驥古誌石華，清道光八年三長物齋叢書本

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存攷，清光緒二十七年會稽顧氏刻本

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會稽顧氏石印本，一九三五年

趙紹祖金石文鈔，清光緒二年刻本

阮元兩浙金石志，清光緒十六年浙江書局刻本

張昭山右金石記，清光緒十五年刻山西通志單行本

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清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汪鋈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清光緒元年刻本。簡稱十二硯齋

劉承幹希古樓金石萃編，嘉業堂刻本。簡稱希古樓

劉承幹海東金石苑補遺，希古樓刊本

楊世沅句容金石記，鉛印本，一九〇八年

段松苓益都金石記，清光緒九年刻本

端方匋齋臧石記，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孫葆田等山東通志藝文志金石，民國四年鉛印本。簡稱山東金石志

張仲忻湖北金石志，民國十年刻本

常茂徠洛陽石刻錄，民國五年雪堂叢刻本

武樹善陝西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一九八二年

吳鼎昌誌石文錄，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一九八二年

吳鼎昌誌石文錄續編，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一九八二年

賈恩紱定縣志，民國二十三年刻本

羅福頤滿洲金石志，民國二十六年石印本